



责任编辑：阿 辛
封面绘画：邓 龙
插图绘画：柴宇放
设 计：夏文彬

天 残 剑（上 下）

Tiān Cán jiàn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）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· 印张20.5 · 字数400,000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ISBN7-5317-0372-6/I · 373 定价：8.75元

十一

琴台前的少女，一双纤纤玉手向玉笋上一落，右手小扫，左手轻揉。

蓦的响起了隐隐风雷。振人心弦的颤音，从低沉变为高亢，也似由远而近的狂风暴雨，在她的纤指下，丝弦发出了神奇的天籁之乐。

文俊只觉心中一震，目现异彩。

石壁突然关闭了，光线倏隐，黑暗重临。

天残剑光倏一闭，几臂粗的铁栅断了。剑尖插入石壁中，挥扫之下，火花四溅。文俊突然发难，但却晚了一步，徒劳无功。

机轮之声由远而近，顶端洞壁缓缓下落。文俊如果想要破壁而入，势必被洞顶压成肉泥。

他大惊失色，正想挖开一个窟窿潜逃，脚下的石板已经迅速向下沉落，将他带下十余丈方行止住。

四周漆黑，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无边无际的洞窟之中，空气似乎已经凝滞，窒息之气也已弥漫。

他正在暗暗叫苦，突觉对面石壁正向一旁缓缓移

光照耀，奇香扑鼻。

这是一条甬道，宽有一丈；长约十二丈，中间悬着六盏琉璃巨灯，发出耀目银光，壁间漆以银粉，光芒益盛。

甬道的尽头，是两扇关闭的银色门扉，甬道两旁，每隔一丈站着一个肌肤如玉的裸体美女，或旋身，或仰首，或媚笑，或作拥抱状。二十四个美女，没有一个姿态相同的。

文俊心中大骇，暗道：这是玉美人，个个栩栩如生，面部表情和胴体线条无不神似，巧夺天功，显然出自名匠之手，每一具价值连城。要说这是妖妇所有之物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从这石洞的布局来看，这地底的古窟，一定是大唐时代的王公巨贾。

他从这二十四具玉美人的丰腴胴体上，猜出它们是唐代之物。自宋以后，风气大变，对女人的爱好趋于娇小玲珑，与唐代的丰腴婀娜，大不相同。

他大踏步直趋银色门扉，用剑尖轻轻一推就推开了。

又是一条甬道，长短相同，在六盏银光四射的宫灯照耀下，两旁石壁现出五彩缤纷的奇妙画面。

这里是二十四幅壁画，每一幅都有一丈见方，每幅中都有一双裸体男女，在行那奇形怪状的性爱，妙象横陈，十分神似。这是元朝上层社会流行的春宫图，因何在此出现？怪事！这个古窟，端的神秘莫测！

他推开末端门扉，眼前一亮。

他的立身之处是一座看台，中间有一张雕龙画凤的卧榻，榻上铺有香喷喷的粉色丝绒垫褥，榻的四角柱头，嵌有四对白玉雕成的男女，每对都高有一尺，在作不同姿势的交合，令人看了心弦为之颤动。

前面三尺是白玉栏杆，下面是不见底的黑窟，不知到底有

多深。对面十二丈以外，是一座宽大的圆形石台，三面以五彩缤纷的绣幔围住，下面铺着玉色绒毯。

十六盏耀目宫灯，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。

他想以绝世轻功跃过这十二丈距离，但是又怕有人暗算，或者遭遇不测。万一下面突然有机发动，岂不危险？

他走到栏杆前，正在向下面探视。蓦的，整个空间响起七弦琴发出的天籁乐声，似乎来自天外，令人心神为之一清，灵台空明。渐渐的，乐声变化愈繁，琴音臻玄，令人顿形忘我。

良久，文俊沉浸在美妙的琴音之中，不自觉地缓缓坐在绣榻之前了。一阵令人心荡的奇香，向他鼻孔里猛钻。但他全神注贯于欣赏琴音，并未在意。

琴音终于倏然静止，他长吁一口气，叹道：“飞瀑流泉，高山仰止，巍巍然而小天下，浩浩乎万马奔腾，这一曲高山流水，神乎其技，七十二滚拂，已近炉火纯青之境，非四十年苦参，不能达此高妙意境。想不到在这淫窟之中，竟也有如许超尘拔俗的雅士。刚才以扫揉二诀调弄古筝的女郎，造诣已是不凡，难道这古琴是她弹奏的？”

“清音已逝，请阁下一赏人间至乐。小龙儿，拭目以待吧！”绛衣夫人银玲似的语音，充溢在整个空间，不知她在何处说话，音波似从四面八方传来。

琴音又起，令人荡气回肠，随又变为轻快的节奏，精神焕发，那是断送南朝江山的《玉树后庭花》。

两侧绣幔徐徐升起，现出四盏粉色的宫灯。光线一变，十分悦目。

两旁出来八名盛装少女，环佩叮当，珠翠映辉，罗带飘摇，彩裳绉衣招展。

琴音悠然而止，八名少女退入幔后。

绛衣夫人的声音又飘了过来：“请君一观急转之舞，这是九百多年前，北齐亡国美人冯小怜在皇宫中留下的手泽，特请君一赏。这种舞，断送了北齐二十八年的短命江山。小龙儿，你送我什么呢？”

文俊冷冷地说：“我送你当胸一剑！”

“我这酥胸是你的，你舍得刺上一剑吗？”说完，又是一阵轻狂的荡笑。

“这妖妇真够大胆的！”他在想，一面凝神寻找声源。

琴音又起，中间并有古筝合奏。

绣幔下舞出一双身披蝉纱的美女。喝！除了仅可称为纱巾的蝉纱外，乖乖，竟然一丝不挂，在粉红色的强光下，那一身玲珑透凸的曲线，简直要人老命。

随着琴筝合奏的节拍，两女抬腿摆臀，玉手挥巾，以单足或双足支地，高翘粉腿，不住交叉急转。时急时慢，以乐音决定徐疾。最神秘之处，时隐时现，令人不能自持。

文俊只觉心中略动，但却瞬即平静。

乐声又变，绣幔下又舞出两名最为丰满的裸女，双峰怒突，柳腰一握，浑身晶洁如玉。

“可怜的芳姐！”文俊凄然惊叫，一脚踏上白玉栏杆，他要冒险越过深坑。

绛衣夫人的语音又响了起来：“少安勿躁，好戏还在后边呢！”随着语音，从两侧石壁内，突然射出千百条暗绿色的流火，炽烈的热流炙人肤发。千百道绿色火流，在深坑上空织成一道火网，蔚为奇观。文俊心中骇然，这是青磷毒火，喷在身上，不烧完绝不熄灭。除非泡在水里不出来，不然准被烧成焦炭。

没有人能在这十二丈宽的火网中幸存，大罗天仙除外。

“小龙儿，爱惜你自己，别再妄动，我可舍不得你去送死。”又是绛衣夫人的声音。

青磷毒火突止，深坑内没有火踪，原来下面是一道地底暗流，火在水面燃烧，流入穴中去了。乐声停止，裸体少女已经不见。

“这是天魔艳舞，来自西域，元鞑子宫廷之中，这种舞最为时兴，乐极妙极。小龙儿，请君大开眼界。假如阁下有兴，何不参与呢？”

响起一阵珠滚玉盘的琵琶声，丝丝扣人心弦。接着小鼓咚咚，金钹振荡，各种乐器响彻行云。音符跳动中，音符一变，令人闻之奋然兴起。

绣幔下轻快地舞出十六名身披轻纱的裸体美女。随着乐声，舞出诱人犯罪的亵荡舞姿，百般作态，不堪入目。

接着，皮鼓节奏变急，出来十六名肌肉虬结如球，雄伟俊美的裸体少男。他们象一阵狂风，卷入美女群中。

音乐奏出了荡气回肠的靡靡之音，少男少女各各春情激荡，如醉如痴，追逐、旋舞、拥抱、狂吻，以至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发挥无遗，回复了洪荒时代爬虫世纪的本来面目。

轻纱落下一幅，就有一对男女停止舞步。不久，十六对原始动物，构成十六种比春宫壁画还精彩的画面……

文俊呼吸渐渐粗重，神智逐渐昏迷，一缕欲火在丹田下缓缓上升……

突然奇香更浓，身后响起极为轻微的足音。

他耳目大异常人，已感到身后有人在缓缓走近，但脑子里却有异常的感受，眼前似乎现出一道明亮的光环。光环之中，再再现出芝姑娘那甜美的笑容。他眨了眨眼，啊，不是芝姑娘，而是绿裳少女，三神山的门人凤姑娘，再仔细一看，却又变

成了瑛姑娘。

他眨了眨眼，光环中的人影又变了，那是迷魂姹女吴芳芳，一丝不挂地向他媚笑。

接着出现的是三音妙尼，岚皋场的彭珠。

最后出现的是绛衣夫人。她脸上挂着勾魂摄魄的荡笑，身上的蝉纱缓缓落下，肚兜徐徐滑落……

他目眩神移，身形缓缓站起，虎目中喷出火来。

他毕竟是人，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铁打铜铸的，人类先天所潜伏的本能，绝不是后天强制所能泯灭得了的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他潜伏在脑中的意识，终于被诱发了，眼前出现的几位异性的幻影，理智面临崩溃的边缘。

就在他臀部刚刚离开床褥的瞬间，一只柔若无骨、香风沁人心脾的纤美玉掌，搭上了他的左肩。

经过无数次生死存亡的拼搏的他，玉手一搭之际，恰在肩井穴之上，他那经过千锤百炼、自卫求生的强烈本能，令他陡然一震。

他浑身的穴道可以自闭，能击伤他已关闭穴道之人，委实少之又少。

他的神智仍是昏迷的，欲火难禁，缓缓回头，一看。当的一声，天残剑失手落地。

这一声坠剑清鸣，加上他眼中所看到的景物，犹如醍醐灌顶，浑身冷汗淋漓，欲火尽消，灵台一片空明，眼中异彩重现。

那只玉手的主人，正是他最先看见的弄筝少女。她虽然仅披一件粉红色的蝉纱，白玉无瑕的胴体一丝不挂，但是她那清丽秀逸的娇脸，现出柔和恬静的微笑，令人一触她的秋水明眸，一切污念尽消。她有七分象瑛姑娘，同样有一种令人可喜的不敢亵渎的高贵风华。

这还不是文俊欲念全消的主要原因，而是他脑中先入为主知音相怜的观念在作怪。她先前庄客于玉笋之侧，尔后出神入化的一曲高山流水，挑动了他心中那一根神秘的和弦，不期而然的顿生惺惺相惜、世外遇知音之感。

他承受了儒林狂生的衣钵，对音律造诣极深。音律之学，其博大精深，犹如瀚海，可操纵七情六欲，可变化宇宙生机，木石为动，百兽咸宁。他对这位少女既生知音之感，灵台中那一点灵光，照亮了他已被蒙蔽了的灵智，产生了圣洁的情操。

“姑娘，谢谢你了。”他挺身站起，左手由于用力支起身躯，把那一对玉雕春宫压得粉碎。

“姑娘箏琴双绝，艺臻化境，在下尚不及姑娘的万一，惭愧之至！”

“梅大侠不为声色所乱，不受合魔花所发的奇香所迷，足可尊为奇男子大丈夫而无愧。”她收回玉手，微笑着说。

文俊骇然问道：“这浓香就是合魔花吗？这东西产自阴山之阳，乘天地之灵气而生，且须于惊蛰之日，蛟龙初醒首次交合之地，方能生长成熟，千百年间也不易见到，绛衣夫人从何处得来此物？”

“梅大侠可知阴山天魔其人？”

“略有所闻。据说他是百年前北疆的一霸，但其武功修为及生平事迹，中原人士并无所知，仅有些传闻而已。”

“正是此人。他的寒魄玄精凝肌功为武林一绝，比少林绝学菩提禅功尚胜一筹。八十余年前，他首次进入中原，在雁门关首遇江湖怪杰百结神乞，两人力搏一个昼夜，结果阴山天魔从此不再入关。”

“绛衣夫人是他的门人？”

“不错。三年以前，绛衣夫人入关，创立武盟会，阴山天魔

就在暗中替她撑腰，不知杀害了多少武林英杰。半年前，阴山天魔前往岷江，要找雷音大师一较雌雄，却失望而归，但他却另有收获，收了两名俊秀少年，名叫东方英和东方群。”

“啊！原来他们有这般奇遇，怪不得功力突然精进。”

“绛衣夫人不知有这两个师弟，故而在灵官庙没有帮助他们向你袭击。”

“姑娘那天也在场？”

“不在，那是绛衣夫人回来说的。”

“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“阴山天魔已带他们走了，十天前就从这儿动身。临行，他吩咐绛衣夫人，要将你收在门墙之内，不然就杀掉。东方兄弟以寒魄玄精凝肌功向你袭击，反而被你击败，阴山天魔心中发毛，带他们回阴山苦练去了。他对中原绝艺怀有戒心。”

“恕在下冒昧，请问姑娘高姓芳名。看姑娘冰肌玉骨，目朗神清，而且风华超绝，不是等闲之人，因何与那妖妇同……。”

姑娘笑道：“同流合污是吗？”

“绛衣夫人已在室内大享其乐，我可以对你细述了。”她紧了紧蝉纱，在一旁侧身坐下，幽幽一叹道：“我叫丘玉琴，乃是玉箫仙客的长孙女。”

“原来是双仙的孙千金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丘玉琴继续往下说道：“绛衣夫人乃是北海玄女的女儿。北海玄女名列武林三老，与家祖母有远房母族之亲。皆因北海玄女仙逝多年，绛衣夫人亦遭丧夫之痛，性情大变，被阴山天魔看中，带她到阴山授艺十五年，三年前才令她下山，到中原创业，无所不为。算起来，她是我的表姐，半年前，她胡作非为的消息，终于传到家祖母耳中。那时家祖母刚伴同主人的

千金和门人返回东海，无暇再出江湖，故令我离开东海，加入武盟会，要找机会劝她回头。我追随她半年，只担任调教一群女乐之职，并不参与任何会务。在女乐少女群中，也不许与男子接近，免致乐艺受阻。可惜绛衣夫人迷陷已深，看来我只能据实返报家祖，惟有迫她自裁了事。唉！”

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令表姐恐难自拔了，这是极端困难的事情啊！”

“当我第一眼看见梅大侠的神采，我知道希望未绝。你也许可以助我一臂之力，度她脱离苦海。她爱你甚深，势在必得，故破例要我乘你心神迷乱之时，诱你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脸泛赤霞，垂下了粉颈。

“要不是姑娘及时出现，点了我的正气穴位，在下实在不堪设想。”

他拾起天残剑，吸入一口长气，收剑入鞘。

姑娘说：“这也是天意。绛衣夫人怕你手中的天残剑，在重重魔障与合魔花下宣淫至乐的迷惑下，你的神智始终不曾散乱，举止有度，剑上光华保持灿烂，所以她不敢前来冒险，这是她要我前来诱你的缘故。”

文俊讪讪地笑道：“她差点成功了。”

姑娘恳切地问道：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？”

“这事太难了，丘姑娘。”

丘玉琴满脸希冀之色道：“谋事在人。梅大侠，假如勉为其难，相信我们不会绝望的。”

文俊沉吟良久，突然正色道：“她沉沦欲海，陷溺已深，惟有将其生理机能破坏，再以钧天神音涤尽她的灵台尘埃。丘姑娘，你会弹奏钧天之乐？”

“勉可应付。”

“九霄雷霆呢？”

“也还去得。”

“太虚幻境？”

“略嫌生疏。”

“苦海轮回？”

“倒还记得。”

“沛乎浩然日月忘机呢？”

“我可以试一试。啊！”她蓦的一蹦而起，忘情地向着他，喜孜孜地说：“你是说：以《苦海轮回》感动她，以《太虚幻境》迷惑她，再以《九霄雷霆》震撼她，《沛乎浩然日月忘机》将她引发生机，最后用《钧天之乐》抚平她心灵所受的创伤。对吗？”

“姑娘冰雪聪明，在下正是此意。”

“啊，你能办到的，谢谢你！”她忘形地伸出玉手，握住他的虎掌，蝉纱一动，羞得转身不迭。

文俊探囊取出一片龙芝叶，交到她手中说：“丘姑娘，请将古筝和七弦取来，你我合力，竟此全功。当我的琴音响起之时，请你进入她的石室，将这龙之叶让她吞下，运内功在她会阴、风巢两处按下一掌。右指轻按左右子宫穴。左掌在背心灵台按实，向上一吸，直到她长吁一口气时，你赶快前来调箏合奏。”

“这，这不是玄阴分经导脉手法吗？她怎能受得了？我又怎能接近她呢？”

“正是这种手法，可以将她下体的情欲之脉震松。龙之叶可以保住她的真精元气，对她大益无害。琴音一起，她将神智模糊。你快些去吧。”

“我这就走。”她声音未落，人已闪入壁影之中。

对面的天魔乐如火如荼。片刻，丘玉琴抱着一箏一琴回

来了。

文俊接过琴，放在床中，自己盘膝坐下，将天残剑拔出，放在床头，肃容调弦。

琴是白玉所雕，价值连城。琴长三尺六寸零六分，象征一年三百六十日。宽有九寸。十三象征十二月和闰月，这是七弦的标准尺码。象牙为柱，天蚕丝为弦。

文俊目光特异，已看出鸣月洞旁有两行小字，便凝神看去，不禁一怔。上一行是：“天宝十四年壬午善本珍藏。”下一行是：“正德元年丙辰，祖慈珍赐丘玉琴。”

“这是大唐名乐师段善本的珍藏物！”文俊惊叹着说，“世人皆知善本和尚的琵琶功参造化，誉为千古绝唱。他的徒弟康昆仑和那具举世闻名的玉环琵琶，至今仍是千古悬案。而他的琴艺，想必也是千古绝响。姑娘，在下三生有幸，得以弹奏这具千古不朽的名琴。”

他诚意正心，闭目喃喃祝祷。

丘姑娘那双清澈如同一泓秋水的明眸，无限深情地凝视着他，欲语无言，却胜似千言万语。

文俊祝祷已毕，双手徐引。一阵动人心弦的泛音和按音随指而起，在空间袅袅柔升，几如天籁和鸣。

丘玉琴陡然一震，玉面上涌起了惊喜欲绝的表情，痴痴注视着文俊的一双虎掌，突又缓缓闭上了她那灵魂之窗。

“记住，心中默记《九霄雷霆》一曲，方不致误事。”

丘玉琴陡然一惊，睁开秀目，轻注文俊一眼，急急闪入暗影中去了。

徐缓低沉的袅袅琴音，向四面八方逸去。

十六对男女，突然停止了疯狂行为。

天魔之乐倏止，只有直扣心弦的琴音布满整个空间。

十六对男女缓缓分开了，缓缓躺下，缓缓闭上眼睛，缓缓沉睡了。

除了低柔恬静的袅袅琴音，万籁俱寂。

丘玉琴心中默诵《九霄雷霆》一曲，方能免去琴音的侵袭。

她在密如蛛网的甬道和无数暗室中穿过，直趋绛衣夫人的秘窟。秘窟就在乐台之上，可以俯瞰台上男女的一切丑态。有一个小窗口，可以看到对面文俊的一举一动。

丘玉琴打开门上的机括，石壁退向一旁，室中粉红色的灯光下，赤裸的景象令姑娘不敢正视。

巨大的锦褥牙床上，绛衣夫人和一健壮的男人合欢。

怪，两个人已经神情茫然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双目定视，一动不动。

琴音从那小小的窗孔中贯进来，充溢全室。文俊可能已经发觉了那个小小的窗口，以内力将琴音向这室中送来。

丘玉琴知道大事已定，扑上前去，拉开那个健男，将龙之叶塞入绛衣夫人人口中，吹口气，送下她的肚腹。

她在淫窟中已有半年时日，见怪不怪，老实不客气地运内力一掌按在她的会阴和凤巢上，内力缓吐。

绛衣夫人突然浑身一震，但神智仍然昏迷不醒。小姑娘右指急点左右子宫穴，一沉一浮。左掌按在她背心的云台穴上，向上一吸。丘玉琴的功力不弱，但也出了不少香汗。

绛衣夫人突然痉挛一下，张口长吁了一口气。

丘玉琴心中一喜，知道并未误事，急步出了秘室，回到文俊身边。

他凝神专志地操琴，目不旁视。她默默地在他身边盘坐，用那根本不能掩饰的蝉纱掩住胸腹，摆正了古筝，玉指一下，万虑俱静，云台空明。

琴箏一合，神奇的天籟乐声，悠然兴起。

低回抖颤，令人心酸，凄切的乐音，逐渐升起，那是感人至深的《苦海轮回》。对面的十六对男女突然苏醒，以手蒙面。

一曲既罢，乐章一转。微弦仍是主题，抖动着的弦音，将人的意念逐步上引，感到虚无缥缈，飘飘然如羽化而登仙。但在缥缈中，掺有一丝淡淡的哀愁，和凄迷无依的徬徨之感。这是《太虚幻境》，飘零游子，最好堵上耳朵。

乐章又转。以琴音为主，箏声伴着主题，但那按、揉，大小扫，大小拂，抹技等等和声，组成了狂风暴雨、万马奔腾的雄奇节奏。而七弦的骤疾滚拂，却如殷殷巨雷，怒涛澎湃，以无比的声威君臣宇宙。这是《九霄雷霆》。

和弦之外，主弦的节奏愈转愈急，变化之烈，足以让人惊心动魄，气血好象时升时沉，肌胃欲裂。

十六对裸体男女，发出痛苦的尖叫，几起几卧，终于晕厥不起。

叮咚一声，弦声倏止，万籁无声，寂静如死。

文俊目现异彩，神情肃穆而又从容。

丘玉琴庄容危坐，但鬓角已现虚汗，胸前起伏，晶莹腻滑的一对玉乳也现汗迹，把蝉纱粘住了。

片刻，弦音又起，好似和风轻吻平静的海面，如玫瑰缓缓绽开的花瓣迎接朝阳，象一颗种子，悄悄地将幼芽伸出泥土。轻柔而生机勃勃的乐章，令人云台一清，心智大开。明快欢愉的节奏，唤醒了沉睡中的痛苦之魂，体内长出重生的幼苗。

在十六对跪伏在地、举手向天的男女中，出现了绛衣夫人披着蝉纱的身影。她仰着向这面凝视，脸上弥漫着平和安静甜蜜的笑容。

一曲《沛乎浩然日月忘机》将要終了之时，丘玉琴抬头看

见绛衣夫人出现在对面台上，刚想出声呼唤。

“别作声！”文俊用传音入密的绝艺对她说，“夫人初获生机，不宜惊动，我们再合奏《钧天之乐》。”

乐共九奏，乃上古仙乐中绝传的圣乐之一，亦名《钧天广乐》。庄严、肃穆、平和、博大，而又不失活泼、明快、柔和、飘逸的旋律。

乐声徐止，那绕梁的袅袅余音，仍然充溢在整个空间，耳际久久不绝。

对面的绛衣夫人和十六对男女，仰首向天，闭目凝立。

丘玉琴合上双眸，幽幽地说：“梅大侠，小女子叹为观止矣！家祖绰号玉箫仙客，数十年来，音乐之学被誉为举世无匹。妾自小爱好音律，迄今自诩为天下第二人，今与梅大侠相比，竟有天壤之别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此语诚不虚也。”

文俊整衣而起，微笑答道：“姑娘家学渊源，造诣极深，何必太谦？如此一说，倒令在下汗颜。”

他松掉琴弦，双手奉上，轻声说道：“这玉琴乃是无价之宝，如果落入邪魔之手，武林危矣！姑娘，你须善为珍藏，免貽后患。”

丘玉琴不去接琴，肃容道：“生平和音，唯君一人，妾以万千至诚，将此瑶琴相赠，君如不弃，乞为笑纳。”

“在下浪迹天涯，天天处于重重危险之中，自顾不暇，没有余力获此神物。丘姑娘盛情，在下心领了。”

丘玉琴黯然接回瑶琴，幽幽一叹道：“妾家住东海神山，君若不忘知音，他日有暇，盼能移玉一游，妾当依海相望。妾把瑶琴暂代保存，但望他日物归明主。”他接过瑶琴，深注文俊一眼，缓缓转身而去。

文俊举目送她踏出室门，说道：“丘姑娘珍重！”

丘玉琴浑身一震，在门口站住了。片刻，她又转过身来，眼角隐现泪光，颤声道：“你我还能相见吗？”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在下不敢逆料日后，姑娘原谅我。”

“你不愧人间奇男子，我为你祝福。”

“谢谢你，丘姑娘。”

她凝视他半晌，突然走近他身前，垂下粉颈颤声道：“一别之后，相见不知期，你，你能亲亲我吗？”

文俊迟疑良久。那个年头，亲如兄妹也不可授受，何况陌生男女！但他不是木石之人，不忍伤了这位少女的芳心，何况与她裸体相处很长时间，避嫌已是多余之事了。

他举步上前，丘玉琴仰起脸来，缓缓闭上了美眸。他在她那红红的香唇上甜甜一个长吻，低声道：“祝福你，妹妹。”

姑娘缓缓转身，突然急步跨入有春宫壁画的甬道。

文俊走向绣榻，取回天残剑，正欲展开绝世轻功，越过深窟，去找绛衣夫人释放迷魂蛇女和三音妙尼。蓦的，身后传来丘姑娘的一声尖叫，并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你不是那班女乐的师傅吗？怎么，你春心动了，也除去身上的劳什子，穿上了蝉纱？看你香乳紧凑，乳珠丹红，还是个黄花闺女哩！这些日子，你用衣裳掩住天生的诱人之处，老夫倒走了眼啦！嘻嘻……”

“畜生，你敢动手动脚……”

“贱货，你敢骂我畜……”

文俊大吃一惊，疾如闪电，向甬道扑去。

壁画甬道没有人影，他就推开银色门扉，就是摆着白玉美人的甬道。

甬道的尽头，当门站着一个身材高大，脸色惨白，一头白